

金庸著



情女真俠



情女豪俠

金庸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情女豪侠》是全庸先生成名之作，集古旧武林小说之大成，开现代侠义列传之先河。

天生丽质、身怀旷世武功的女侠方玉琴为报父仇，涉足江湖。初出茅庐，便中毒镖，幸遇英俊少侠岳剑秋相救。从此二人并辔江湖、结为琴瑟之好，双剑合璧、名震遐迩。然则江湖险恶、屡陷囹圄，历经艰辛、九死一生……

本书洋洋百万余言，悬念迭起、险象环生，搏打格斗、扣人心弦，情天恨海、男欢女爱，是新派武侠言情小说的佳作。不读此书，实为憾事。

情 女 豪 侠

全 庸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9 字数1100,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17—0367—X / I·368 定价:(全套四册) 19.80元

第四十九回

神灯妖符旧事重提 赛会迎仙怪相毕现

宋彩凤说道：“玉琴姐，你拈的可是螺蛳谷吗？”玉琴道：“不是。”毓麟微笑道：“这也不难猜着的，当然是西湖了。琴妹心上本要南游的，所以拈得了快活，要教我们猜哩，你们不看她的脸上笑嘻嘻么，否则她又要呶起嘴了。”

毓麟说罢，玉琴咕的一声笑将起来，就把纸条展开说道：“被你猜中了。”大家看时，纸上很清楚的写着“西湖”两字。剑秋道：“这样称了琴妹的心了。”

宋彩凤道：“啊呀，我的希望落空了。”玉琴道：“彩凤姐不要发急，他日我们归来后，一定伴你到那边去走一遭便是了。”于是大家决定在后天动身南下，到苏杭一带去游览。窦氏也要出去走走，因为听得女婿女儿一同出门，她年纪虽老，却不肯老守在家里的。毓麟的意思，大家都走了的堂上双亲不免要感觉寂寞，意欲将他哥哥梦熊留在家，较为放心。所以教大家把这事不要声张，要想瞒过梦熊。

隔天大家收拾行李，稍有匆忙，便被梦熊探知底细，大嚷起来；怪他们不该隐瞒，一定要去走走。毓麟用话阻他不住，曾太太爱子之心，并无偏袒，遂也让他跟着同去，且叮嘱他们早日归来，不要多耽搁。又因毓麟没有出过远门，梦熊性子又是凶莽，便嘱托窦氏当心照顾，窦氏自然一口答应。曾太太又因有琴剑作伴，较为安心。曾翁见琴剑要走，

遂又设宴送行，热闹一番。

次日剑秋、玉琴、毓麟、彩凤两对儿，以及窦氏梦熊一共六人，带了行装，向曾翁夫妇等告别出门。这一次琴剑二人则因有窦氏母女、曾家兄弟同行，坐骑缺少，且不方便，二则江南地方较多，有许多处都要乘船；所谓北方乘马，南方乘舟，带了坐骑，有时反觉累赘，所以便将花驴龙驹留养在曾家厩中了。一行人离了曾家村，取道南行，好在没有要事，不必急于赶路，其中要推曾氏弟兄最为快乐了。

这一天，到了直鲁交界的一个村子，唤作“三道沟”，那里虽是一个小村庄，居民却也不少。他们途经村中，却瞧见家家门上挂着一张五寸多长三寸阔的黄色符录，上写着三个似蝌蚪般的小字，还有两盏白底黑字的小灯笼，随风飘着。

梦熊指着对众人说道：“你们可见这个玩意儿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，莫非村中正在打醮么？”剑秋见了这许多符录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向玉琴耳边咕叽了几句。玉琴点点头道：“也许是那些妖魔作怪！”

这时恰巧有一个中年妇人，提了一篮洗好的衣服，从河滩边走回来。剑秋便对众人说道：“我们腹中大概都饥饿了，不知道这里可有饭店，不如向乡人家中借饭吃罢！”窦氏母女点点头，都说道：“很好。”于是剑秋便迎着那个妇女，开口说道：“我们是过路的客人，想向你家借吃一顿午饭，倘蒙允许，当多多致谢。”

那妇女向他们一行人望了一望，遂答道：“可以可以，请你们随我来。”众人跟着那妇人，走了十数步，见柳树下有数间矮屋，双扉轻掩，门上也挂着一张符录，两盏灯笼。那妇人一边推开双扉，一边招手，请大家进去，剑秋等跟着走

进。见客堂里有一个老妇，正在纺纱，一见众人步入，很是奇异，那妇人放下篮子说：“婆婆，这几位客人是来向我家借吃午饭的，我们的饭虽烧好，但还不够；婆婆，你快去取一条咸鱼去烧，待我再去淘米煮饭。”

那老妇答应一声，立起身子，离开纺车，走到里面去了。同时东边房中走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儿来，妇人对她说道：“小喜子，你快到后面去砍些干柴，帮同烧火。”小喜子答应着，也跑到里面去了。妇人又对剑秋等说一声：“大家请坐，不要客气。”自己便到房里去量米了。剑秋等也将行李放下，大家坐定。可是屋中坐椅少，梦熊便是一屁股坐向纺车前那老妇坐的小竹凳上去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那只凳子忽地坍倒下去。梦熊不防，跌了个仰面朝天，连忙爬起身来，大嚷道：“哎呀，这捞什子怎么这样不中用，跌俺一跤。”众人都觉得好笑。

原来这凳子的脚，本来已是半坏，用草绳连扎着，将就用的。老妇当心的坐着，当然不致翻倒；怎当得梦熊的身躯，他又是很鲁莽的人，没有留心，所以凳子支持不住便倒了。毓麟笑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如此粗莽啊！”这时那妇人恰好拿米进来，瞧见了便道：“啊呀，客人受惊么？这竹凳子本来坏得不好用，早要把它劈了当柴烧，都是老人家舍不得，今天却累客人倾跌了。”

毓麟说道：“这不妨事的、不过弄坏了你们的凳子。少停只好赔钱给你们，重去买一只新的罢。”妇人笑道：“那里要客人陪呢，笑话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伸着左手，提起那坏竹凳，走到后面厨下去了。不多时又出来，到房里去端出一张很新的木凳，请梦熊坐，于是大家坐了闲谈。隔了一歇，闻到后面

一阵饭香，梦熊道：“我的肚子饿了，还不拿饭来吃吗？”

剑秋笑道：“你莫慌，快要来了。”果然一会那妇人和小喜子送上饭和菜来，六人遂坐在正中一张方桌四周，一同用饭。那妇人立在一边看他们吃，梦熊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六碗，还不罢休，再去添时，篮中饭已完了。妇人又教小喜子再盛一篮饭来，梦熊吃了八九碗，方才放下碗筷。毓麟、彩凤等都已吃毕，小喜子送上面汤水来，大家洗过脸，妇人教小喜子把那残肴搬进去，自己倒了几杯茶，请他们喝。

剑秋便从身边摸出三两银子，送与妇人说道：“这一些赏还你们柴米的。”妇人把手摇摇道：“客人你就是要给，也不消这么多啊。”剑秋道：“不多不多，请你不要客气，收了罢，辛苦你们了。”妇人遂谢了一声，把银子揣在怀里。剑秋又对她说：“大嫂姓啥，你们当家的呢？”

妇人答道：“我们姓高，我们当家的名唤高占魁，以前在济南巡抚大老衙门里当过马弁，现在解职回来。我们家中本是种田的，所以他是在家不出去了，昨天才有事出去。”

剑秋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们村子上家家挂着符录和灯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妇人答道：“客人有所不知，近来我们村上都信奉了仙子，这地方也归了仙人管辖，这灵符和神灯都是仙人送给我们挂的。挂了灵符，可以避免一切灾殃，悬了神灯，天上仙人就赐福给他的信徒。所以我们村上家家挂的。”玉琴和彩凤听了，不由笑起来。

那妇人正色说道：“二位姑娘休要见笑，得罪了仙人不是玩的。”剑秋道：“那么你们信奉的仙人名叫什么，现在那里？”妇人又说道：“那位仙人是个活活的女神仙，名唤清风仙子，

现在离开此地六七十里伊家镇上，九天玄女娘娘庙内。”琴剑二人一听那妇人提起九天玄女庙，心中不由一动，大家面对面的看了看。

剑秋遂问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天下竟有活神仙吗？”

妇人道：“是的。前年记得东江吕祖师庙里，来的两位神仙，一位是吕洞宾仙师，一位是何仙姑，常在塔上显露真身。东江人民都受其福，四乡各镇前去烧香也是不少。后来不知怎样的两位神仙忽然绝迹不来了，地方上人十分失望，大概有人得罪了神仙，以致神仙去了。

“后来那伊家镇的九天玄女庙里来了那位清风仙子，每逢三六九，现身说法，劝化世人，所以四处乡村的男女都到那里去烧香、求仙水。据说那位清风仙子便是九天玄女娘娘的徒弟，道行很深，若信奉了她，可以消灾纳福，所以我们三道沟的人都相信了。这灯笼和灵符也是庙里新近发来的，现在大概共有二十多村的人信奉。”

妇人说到这里，顿使琴剑二人回忆起古塔兴妖的一幕。毓麟却笑起来道：“那里有活神仙，这不是一般女巫巧言哄人？”妇人说道：“罪过罪过，明天伊家镇正有赛会，乃是九天玄女娘娘出巡，至于那位清风仙儿也要出来的，大家欢迎她，要瞻仰她的仙姿。还有玄女庙里两位道姑，生得年轻貌美，真像仙姑一般，你们倘然看见时也要拜倒了。我们当家的此番出去，也是到那边去还愿，且观赛会的。”剑秋听了点点头。

妇人说完，又道：“客人们请宽坐一歇，我要进去吃饭哩。”妇人走后，窦氏母女便说道：“乡人迷信的风气很盛，常常有这种事的，大约那玄女庙里的道姑藉此敛钱罢了。”

剑秋却说道：“事实不是这么简单的，据我所知，其中别有内幕，倘然我把这事告诉出来，你们自会知道。”便对玉琴说道：“琴妹，那个清风仙子必然是风姑娘了。”

毓麟听了风姑娘三字，即一怔道：“你们说的风姑娘，是不是螺蛳谷中的那一个？你们前番似乎和我曾经讲起过的。”

玉琴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她又在这里兴妖作怪，图谋不轨了。”剑秋道：“那玄女庙以前我也曾到过的，险些儿把我堂堂七尺之躯，断送在那里。至今思之，尚有余悸。”窦氏母女很兴奋的問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会事，请岳先生快快告诉我们。”

剑秋喝了一口茶，便将自己和玉琴一同从临城北回，路过东江，夜探古塔，窥探假神仙的秘密。以及自己中了迷香，被九天玄女庙里的祥姑擒到庙中，百般诱惑，不能脱身；幸亏被自己用了离间之计，使他们三姐妹先操同室之戈；然后自己乘隙杀死瑞姑，逃出虎穴来的经过，略述一遍。

梦熊在旁不由跳起来道：“有这种秘密的地方，我倒要去见识一下呢！”

剑秋摇摇手道：“梦熊兄不要声张。我们本来也想把一件未了的事情顺便了结，为地方除害。你要去的话，不要多响，免给人家知道。”梦熊说声是。

剑秋又道：“那庙里现在只有祥姑霞姑了，那风姑娘一定在他们庙中。她自从螺蛳谷漏网以后，就到这里来了。去年我找寻琴妹时，在老龙口渡船上遇见一次，曾和她们恶战一番，乐山、乐水两位师兄赶来帮忙，将他们杀退的。

“好久时候我没有机会再到此地，竟任她们妖雾重兴，毒炎重张。因为她们都是白莲教中的余党，白莲教的匪首倪

全安和翼德真人，要想把白莲教重兴起来，作死灰复燃之举。所以四处派遣他们的党徒，暗中用邪说去引诱愚民，阳为信奉神仙，暗中就是收罗教徒，扩张势力，这种邪教我们是反对的。”

玉琴道：“在翼德真人的门下，我们所知道的，有四个大弟子，名为风火云雷，便是风姑娘、火姑娘和云真人、雷真人。两男两女，都有非常的本领，也是他们教中最为活跃的分子。云真人以前在东传教，是我师父协助我，将他诛掉的，那风姑娘本在关外螺蛳谷，也被我们合力将她驱走，所以她就到这里来活动了。我们此番前去，再不可让她逃走了。”

窦氏母女也欣然说道：“听你们如此一说，果然别有内幕，我们母女当和你们一起去扫灭妖魔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妇人已走出来了，剑秋又向她问道：“请问伊家镇的赛会是否明日举行？从这里前去，打从那条路走？因为我们也要去看看赛会，并且会会神仙哩！”

妇人答道：“这赛会听说是很盛的，你们要去瞧热闹吗？不过就是明天的事。你们要去时须要赶紧了，此去足有七十里路，没有车儿可以代步，你们怎么走得动呢？”

剑秋暗想别人却不须顾虑，只有毓麟一人，他是个文弱书生，教他怎能一口气赶这路呢？遂又问道：“那么可有水路去呢？”

妇人道：“从这里可以坐船，只可到田家店，再从田家店上陆行去，不过十数里了。你们人多，还是坐船去罢。”剑秋道：“那么这里那儿去喊船的？”那妇人说道：“你们要坐的，我可以代你们去喊。”剑秋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有劳大嫂了。”妇人

便匆匆走出门去。

剑秋回头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恐怕毓麟兄不惯赶路，所以托这妇人雇船，可好么？”毓麟听了，脸上不由一红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是有本领的人，带了我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便觉得不方便了。”彩凤瞧着毓麟不由微笑。窦氏道：“我们坐船去也好，较为适意。”玉琴也微笑不语。

不多时候，那妇人跑回来了，对他们说道：“我已代你们雇得一艘小船，言明船价一千青蚨，你们若要吃饭，可以预先知照，加补饭钱便是。只是今天摇到田家店，最早要到半夜时候，你们也只可宿在船上的。”剑秋道：“多谢你，我们就走了。”说罢，大家立起身来，剑秋和梦熊携着行李，一同走出门来。妇人说道：“我来领你们去。”遂打先走着，大家跟着她行去。转了两个弯，走过一条田岸，那边便有一条小河，有一小船泊在垂杨柳之下。

一个年轻的舟子立在船头上，向妇人打招呼道：“就是这几位客人吗？”妇人喊道：“是的，小吴，你好好送他们到田家店，自有赏赐的。”那舟子答应一声说道：“客人请下船罢。”剑秋、玉琴、窦氏、彩凤、毓麟、梦熊，一齐走下小船。那妇人又对他们说一声顺风啦，自己走回去。船中还有一个妇人，大约是舟子的老婆，捧着把黄砂茶壶和两个积满垢腻的茶杯，走到舱中来献茶，大家那里要喝这茶呢！但是预料一顿晚餐必须在船上吃的了，剑秋遂先吩咐了舟子，教他预备得洁净些，舟子连声答应。一会儿解了缆，便开船了。

大家坐在舱中谈话，便有玉琴嫌舱中闷气，和彩凤坐在船头上，闲眺乡野风景。小船行了不知多少路，渐渐儿见那红日向山后去，暮色笼罩，一群群的乌鸦在天空中鼓噪着，

飞回林去。天要黑了，玉琴和彩凤只好坐到舱中去。

梦熊便嚷道：“这捞什子的船，我们实在坐不惯的，被他这样一侧一摆的晃摇着，使我有些头晕心泛。方才我吃了八碗饭，险些儿要吐出来，若是骑马，岂不爽快。现在天已晚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几时可以到达，好不闷气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那舟子在船头上撑篙，接着话答道：“请耐心，此去田家店，还有三十余里路哩！我们现在要停了船，端上晚餐，请客人吃了，然后再摇。”梦熊又是哈呀呀的喊道：“怎么摇了半天，只行得一半路呢！我要上岸走了，你们坐船去罢。”

毓麟道：“大哥怎么这样性急，无论如何，总要到的，你一个人要上岸走，你又怎会认识路程呢？我们此番出来，一切都要听剑秋兄的主张，否则请你还是先回去好罢。”梦熊被毓麟这么一说，方才不响。

这时船已停了，天也黑了，舟子点上一枝蜡烛来，自去船梢烧饭。隔不多时候，已把饭和菜肴送上来。玉琴用烛光照着一看，一碗是小鱼，一碗是煎蛋，还有两样素菜，还算洁净，大家端着饭碗吃了。梦熊却只吃了一碗，便说不吃了，大概他坐不惯船以致于此，所以大家也不勉强他。晚饭吃罢，又隔了些时，方才开船。

大家对坐着，听河中流水的声音，以及后梢伊呀之声，他们也准备不睡了，闭目养神的坐着。直到下半夜才到田家店，这时梦熊已伏在小桌子上睡着了，大家也不惊动他。在夜间也不好上岸，仍坐在船中，各打瞌睡。

转瞬天明，舟子已将早饭烧好，先送上面汤水来，毓麟把梦熊唤醒，大家洗了脸，吃了早饭，带着行李，离船上

岸。毓麟取出三四两碎银付给舟子，打发他回去。

梦熊上了岸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吐了两口气，说道：“坐了这许多时候的船，屁股都坐得疼痛了。”剑秋在船中时早已向舟子问清路径，所以他率先走着，一行人向西南方去了。

在日中的时候，已到达伊家镇。那里居民甚多，地方热闹，比较三清沟田家店更是繁盛；差不多和东光一样。他们到了镇上，见人来人往，十分拥挤，先找了一家饭店，进去吃饭；里面的客人坐得很满，都是从四乡来的。

当他们用饭的时候，店小二便问道：“客人莫不是来看赛会的吗？今天的赛会非常盛大，可算十数年来所未见的。现在时候娘娘和仙子快要出庙了，你们用了饭，赶快去看。在小店的后面东溪桥，很是空旷，客人可以早些到那里去占个地方。”剑秋和毓麟点点头，此时外边又拥进十数个乡人来，他们正从玄女庙烧了香出来，要在这里吃饭。店小二拿了一张破桌子，让他们到天井去吃，因为屋里也没有空座了。

大家说道：“娘娘已出了庙，一切导子已排好，快要出巡了。”剑秋等听说，忙将午饭赶紧吃完，将行李寄在店中，大家走出店来。寻到东溪桥，已见那边挤满了不少乡人，等候赛会到临。梦熊和剑秋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挤到人丛中去，找得地形高些的地方，立着等候。

此时看的人越发多了，“会来了，会来了”的谣言也出了许多次，遂见有好多会中人走来，赶开塞满在路中的乡人，说道：“娘娘驾到了，你们快快让开些，休得冲犯。”

于是观众由喧哗渐而转为平静，隐隐听到一二声大锣的声响。隔得一歇，赛会的仪仗已到，旗呢伞呢，还有一对对的行牌，应有尽有，依次而过。跟着来了十多匹马，马上坐

的都是乐人，吹吹打打的很是好听。背后便是高跷，许多乡人都化装着各种状态，有的是老汤翁，有的是滑稽小丑，奇形怪状，引得观众好笑起来。还有扮着汤湖船的，杀子报的；足上缚着两根高高的旋棒，脚边踏在上面，离地约有三尺多高，最高的也有四五尺；摇摇摆摆在路上走着，不会倾跌，也是他们练得的一种技能了。

高跷过后，过了几个亭子，便听得锣鼓铙钹的声音，敲得震天价响，大家都说道：“抬阁来了。”接着抬阁到临，许多乡孩扮着各种京戏，什么“翠屏山”、“审判官”呀，很是好看，都由强健的男子抬着而走。剑秋等看得很是好玩。大家又指着背后说道：“犯人来了。”便见许多男女乡人穿着大红的衣服，披散了头发，手上套了手铐，三三两两的走来。

梦熊便问剑秋这是什么一回事？窦氏说道：“这也是乡人的迷信。他们中间有疾病的便到庙里去许愿，求菩萨保佑。若是病好了，便要来扮着犯人，在会中游行，以还心愿。”剑秋叹道：“乡人的见识真不开通，有了疾病不肯请医服药诊治，反去求仙问卜。有的喝仙水，有的请女巫来瞎嚼一顿，往往把病人耽误而送掉性命。虽是可笑，实亦可怜。最好有地方之责的，赶紧要想法把乡人的知识开通，迷信消除，才好呢！”

说着话又听得呼喝的声音，见有六七个乡人赤裸着上身，臂上挂着很重的铁香炉。钩子深深的嵌入肉里。他们眉头也不皱一皱，将臂膊挺得笔直，向前飞跑，以示英武。还有臂上挂着锣的，一记记的敲着，这些玩意儿也是乡人许了愿做的。

据他们说，只要有了信心，神佛悉心保护，便不会痛

的；但是也有人因此臂上溃烂起来，受了许多痛苦。大家反说他不能诚心所致，只好埋怨自己，不能怪及菩萨。诸如此类，可见乡人的迷信，根深蒂固，不易劝化。庚子之乱，义和团起事，大杀洋人，闹出八国联军攻陷京津的大祸，使我国外交上多受一重大大的损失，原因也由于此。所以移风易俗，开通民智，欲使国家富强，非先从这个上着手不可了。

上香后，跟着有一班细乐，几个会中的人，一对对的很静肃的走着。观众都轻轻说道：“仙子来了，快不要声张。”剑秋等忙留心看时，见四个乡人抬着一肩采车，车中坐着一个古装打扮的仙子，果然非常美貌，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，乃是大众所说的清风仙子。大众都合掌敬礼，有些甚至跪下地来。琴剑二人躲在人丛中，瞧得分明，那清风仙子不是螺蛳谷中的风姑娘还有谁呢！背后香烟环绕，接着又有两肩采车到来，上面坐的正是霞姑、祥姑，她们也装做神圣不可侵的样子，目观鼻，鼻观心地过去了。

剑秋和玉琴心中暗自好笑。宋彩凤在后面一拉玉琴的衣襟问道：“琴姐，你瞧方才过去的青风仙子，是不是风姑娘？”玉琴对她点点头，又听一阵锣鼓响，有许多乡人画着花脸，乔装子什么王灵官、八臂哪吒、二郎神；手中握着钢叉，举着铁刀，跳跳纵纵的跑来，算是驱鬼的，看得梦熊张开着嘴只是笑，这一群人过后，便有一对对的皂隶，扮着鬼脸走过去。

玉琴笑起来道：“这真是奇怪，他们一对对的面对面紧瞧着，板起脸孔，怎样不会笑出来的呢？”窦氏道：“这就叫做扮皂隶，他们扮的时候不能笑的，倘然笑起来，就要触犯神怒了。”梦熊伸着舌头说道：“这个样子，换了我一定不行的。”接

着又听细乐声响，便有一对对的宫扇和提香；九天玄女娘娘的宝座由十六个人抬着来，众人连忙合掌顶礼。

宝座过后，却只有二匹马，马上人竖着大旗，缓缓的过去，看的人就一哄而散。顿时挤拥起来，相打相骂的也有，倾跌的也有，坠履失簪的也有，乱得不成样子。

剑秋看着笑道：“这真作害人不浅，我们也来凑热闹了。”正说着话，有几个无赖样子的长大汉子，故意挤轧，冲撞到玉琴、彩凤二人身边，伸手不怀好意。

玉琴正看着那边，忽觉有人冲到前面，一只手伸上来时，不由大怒，便将玉臂一抬，说声：“去罢！”早将那人直挥出去，翻跌了一跤。宋彩凤也照样把两臂向左右一分，两个无赖早已踉跄的退下去。他们吃了苦头，心中还有些不信，难道像这般花娇玉媚的年轻姑娘，竟有这样大的气力吗？跟着连结在一起，使出气力，又向玉琴、彩凤怀中撞去。

二人已预备，等他们近身时，各施身手，把众无赖左搁右搁的直打开去。恰巧有一个退跌到窦氏脚跟边，窦氏骂一声：“贼种，瞎了眼珠，敢撞到老娘身上来了。”只一抬腿，把他跌倒在地。此时梦熊也睁起眼睛，大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狗养的，休要不认时务，乱撞乱冲。再要来时，俺老子也不肯轻饶的。”说罢捋起衣袖，提着一对拳头，向左右晃了一晃。那些无赖已经吃着苦头，又见梦熊声势十足，料他们都是有一本领的，谁敢再上，只得自认晦气，巡着退去。

于是琴剑众人看完赛会，回饭店去，取过行李，付了饭钱，便问店家：“这里可有借宿的旅店？”

店主说道：“有的，在东镇有个招商旅馆，是镇上最大的逆旅了。”便教店小二引众人前去。剑秋等到了那里，果然房

间很是清静，遂定了两个房间住下。窦氏母女和玉琴合居一室，曾氏兄弟和剑秋共住一室。到了晚上，晚餐过后，六人聚在一起，商议如何去破玄女庙。

剑秋道：“我和琴妹不露面，因为风姑娘认识我们的。现在我想得一件计策在此，不知你们赞成不赞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有何妙计，我们无不赞成。”剑秋瞧着玉琴微笑道：“那九天玄女庙内的祥姑和霞姑等，都是妖艳荒淫的女子，风姑娘和他们也是一丘之貉。她们不但惜着邪教异说去欺哄愚民，还要凭着她们一些姿色，诱惑一般少年，云雨荒唐，朝夕淫乐。所以我便想在这个上下手，保他们入我彀中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对着毓麟说道：“毓麟兄翩翩少年风流潇洒，倘然给他们瞧见，一定不能自持。所以我们要破玄女庙，还得仰仗毓麟兄的协助。”

曾毓麟被剑秋这么一说，面上不由微红，连忙接口说道：“剑秋兄，休要取笑，你也知道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是个文弱之辈，怎么说得要用得着我呢？”玉琴和彩凤听着，都瞧着毓麟微笑。窦氏和梦熊也觉得剑秋的说话有些离奇。

剑秋正色说道：“毓麟兄，休要发急，你们也不要好笑，我说的话实在是真，并非取笑。因为那玄女庙机关很多，以前我虽然从里面脱身出来，可是一切都没明白。况且风姑娘和霞姑、祥姑等本领也不差，倘然逞着勇气，冒昧前去，说不定要吃她们的亏的。

“现在我就用以毒攻毒的方法，对不起毓麟兄，只得借你做一个幌子。还请彩凤嫂嫂也改扮成男人，明天一同先到庙里去拜香，不妨到处乱走。风姑娘等见你们这般的美男子，好似猫捉老鼠，一定不肯放过你们，而要用手段来诱惑